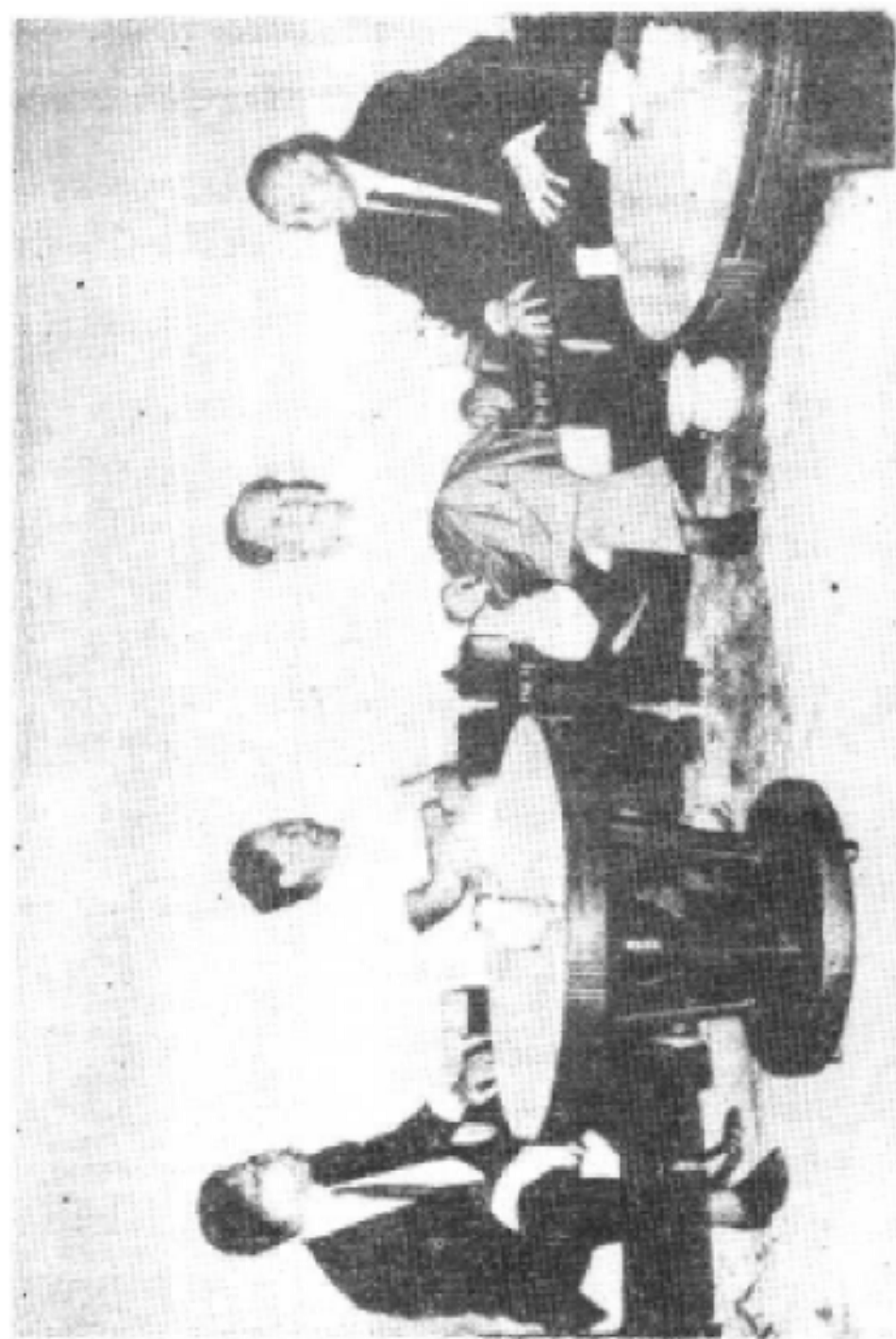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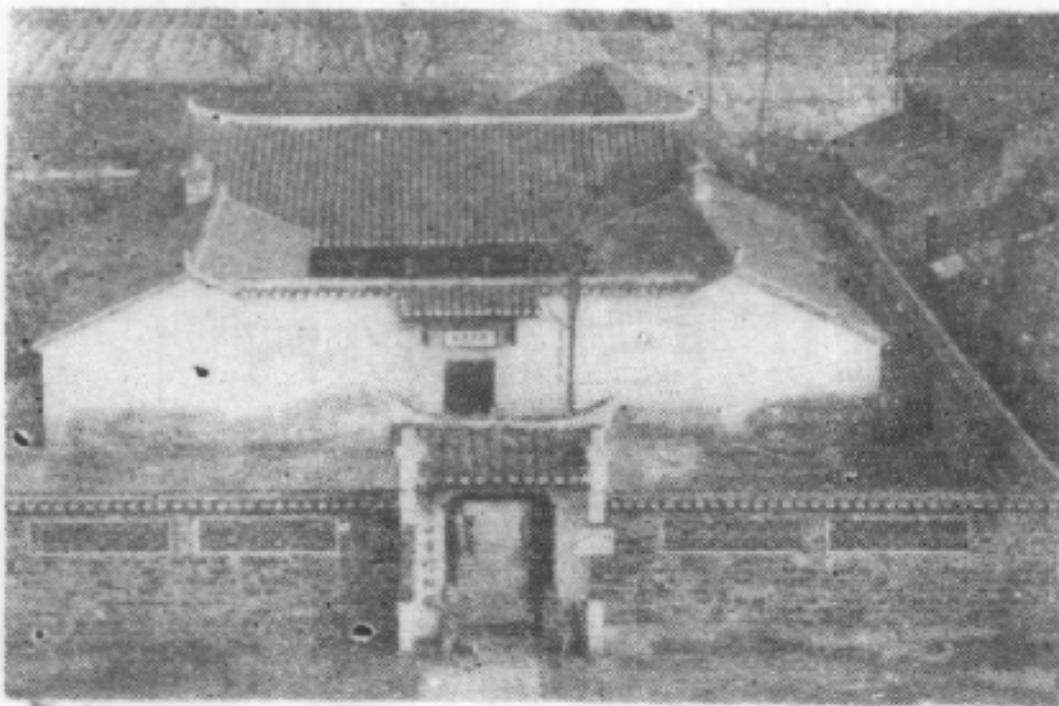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延见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郭德洁女士。



李宗仁先生在老河口期間創立的平民醫院。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旧址。



修复后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

目 录

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老河口·····	李宗仁 (1)
李宗仁五战区来去·····	程思远 (2)
李宗仁督战捕鼓墩·····	尹冰彦 (4)
四大战役总结·····	王鸿韶 (9)
抗战期间我在老河口五年·····	张寿龄 (26)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编制及人事简表·····	韩志光 (36)
八旬回首忆抗日·····	梁家齐 (40)
回忆李宗仁在五战区·····	王激熙 (57)
李宗仁先生的用人之道·····	梁家齐 (62)
李宗仁处置交通处长梁寿笙·····	唐真如 (67)
新桂系在鄂北与陈诚的矛盾片断·····	黄宗儒 (71)
李宗仁与中美联队第三大队·····	王同星 (75)
蒋桂系在第五战区军队政工方面的明争暗斗 ·····	袁雁沙 (88)
张元良在五战区·····	庞盛文 (103)
李宗仁与杂牌·····	庞盛文 (111)
记汤恩伯在五战区二、三事·····	庞盛文 (118)
我在五战区政治部工作漫忆·····	詹云青 (123)
李宗仁和王家烈·····	王同星 (137)
李宗仁与第五战区儿童工作队·····	戴子腾 (142)
李宗仁与孙荫坤二三事·····	赵克明 (148)
附：平民医院启事	
李宗仁与老河口体育·····	胡复兴 (152)

李宗仁在鄂北二三事.....	郑仲连 (158)
李宗仁在老河口.....	谢正廷 (161)
抗战时期李宗仁将军等在武当山留下的史迹纪实	(163)
五战区干训团和中央军校八分校.....	王启胤 (165)
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武当训练记.....	(171)
老河口空军站.....	蔡秀德 (173)
中美空军联队第三大队在老河口的日日夜夜	王同星 (178)
第五防疫大队在老河口.....	陶济安 (196)
我所知道的军政部第五防疫大队.....	文世方 (202)
第五战区的一个小王国.....	郑仲连 (206)
豫南鄂北战役目击记.....	王同星 (226)
炮兵在老河口的最后一战.....	李志远 (242)
忆二十二集团军请委孙伯坚案.....	鲁 璠 (245)
五战区高级参谋看相.....	唐真如 (249)

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老河口

李宗仁

敌人自在随枣地区受创之后，短期内无力再犯。我方亦得一喘息机会。军事委员会乃将五、六两战区作战地境略作调整。

第五战区在当时辖地最广。不特在敌后的大别山地区仍归我直接指挥，即鲁南、苏北名义上亦属五战区战斗序列之内。但是自武汉失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因素为蒋先生所宠信而身兼数要职。然事实上未能常川坐镇前方，指挥作战。军委会乃将其辖区分割，另成立第九战区，任命薛岳为司令长官。另将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战区划出，改归陈诚指挥。五战区重心既已北移，则襄樊已不是中心所在。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秋，我乃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光化县的老河口。

老河口为鄂北襄河东岸的商业市镇，亦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战场。由老河口向北，有公路贯通豫西平原，直达洛阳。另有公路通汉中，北走西安，西去成都皆甚方便。况因该市在襄河东岸，故也兼有水路运输之便。虽云山高水陡，道路崎岖，然八年抗战，军事物质的运输实利赖之。以故就形势说，长官部设于老河口，实较适中。

（注：本文节录自《李宗仁回忆录》，题目为编者所加。）

李宗仁五战区来去

——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

程思远

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将军访问桂林，与李宗仁晤谈甚快，自此以后，广西也奉行了中共提出的“压蒋抗日”的方针，即蒋介石不抗战，李宗仁、白崇禧就不到南京与蒋合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蒋介石以“蒸午”电，任李宗仁为庐山训练团团附（团长蒋自兼），李不就。八月二日，蒋介石再电李、白，以全面抗战爆发在即，要白崇禧入京任副总参谋长。八月四日，白始乘蒋派来的专机从桂林飞往南京就职。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白崇禧自南京电李宗仁云：“统帅部决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并请我公出任司令长官。过去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如何？敬请裁复。”李初谦辞，后经蒋来电敦促，始于十月十日离开桂林前往南京，商五战区组建事宜。

十月下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在徐州组织成立，李宗仁以徐祖贻为参谋长，以钱俊瑞、范长江为战区动员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那时李宗仁与中共的关系是合作无间的，后来，有一次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同志对我说：“当时党内文件称桂军为友军。”

第五战区经历了下列几次重要会战：

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五月十九日的徐州会战，其中包括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

一九三八年六月到十月二十四日的武汉保卫战，第五战区负责长江北岸一线作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陈诚)负责长江南岸一线作战。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会战。

武汉会战后，第五战区辖鄂北、豫南、鄂东以至皖北等区域。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间，第五战区还有过八次交战，即：襄东战斗、枣宜会战、鄂东战斗、豫南会战、皖东扫荡、鄂北战斗、策应长沙、大别山战斗。

一九四四年冬，日军打通了平汉铁路，大别山与内地隔绝，遂将皖北及豫南的隔绝区域划为以李品仙为司令长官的第十战区(李品仙为李宗仁的旧部)。

蒋介石不愿广西军人的势力过于庞大，以免一九二七年八月迫蒋下野的故事重演。因此，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发表李宗仁为汉中行营主任，另派刘峙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从此，李宗仁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

李宗仁在他回忆录中对此事批评说：“蒋先生把我明升暗降，与部队脱离实际关系，用心所在，我自然洞若观火，然亦深合我意。”

(作者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宗仁督战攻取擂鼓墩

尹冰彦

一九四二年冬，我国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日本侵略者虽然还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它的财政、兵源已罗掘俱穷，日益捉襟见肘。加之，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逐岛攻势，几使日军无招架之功，大陆上处于“战略相持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统帅部，为了配合盟军美国的海上攻势，积极获取外援，特令各有关战区司令长官部，对其正面之敌发动一次“冬季攻势”。并谓：当前敌人陆海战线过长，国力消耗殆尽，兵源补充、部队调动，以及后勤补给等事，均极困难。战区应就各自部队整训情况，并根据敌我态势，捕捉有利战机，予当面之敌以沉重打击，并攻其重要战略据点而占领之云云。

李宗仁接到这一命令，沉思良久，直到第二天的上午，才把参谋长王鸿韶和参谋处长高松元找到他办公室。当时在房里的有参议刘仲华、秘书主任黄雪村和我。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李宗仁拿着大本营发动冬季攻势的命令问参谋长：“对于这一命令怎么办？”王参谋长说：“参谋处研究一下，先作出一个攻势的战斗方案，再请长官决定。”李说：“先制定一个方案再说，攻击的范围不能太大；使用的兵力也不能太多。按当前的情况，这一攻势只能由二十二集团军孙德操（孙震）负责”。当时五战区的军事部署，除安徽大别山中李品仙的二十一集团军外，左翼为监视豫南平原和桐柏山区敌人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右翼为在襄河南岸南漳地区

警戒荆门、钟祥和大洪山地区敌人的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孙震的二十二集团军为战区的中路，其正面是盘据在随枣一带的敌人。这些地区都是敌人盘据武汉三镇的外围据点。

李宗仁作了简单的指示之后，参谋长和参谋处长都走了，房里只剩有我们几个不负实际军事责任的文人。李说：对中央这一决定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各战区都还没有作好反攻的准备，要攻也必须很好地配合盟国的战争作全面的反攻。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况且用兵打仗就要“一鼓作气”零打碎敲，只能是“再而衰，三而竭”，枉自消耗兵力，挫伤士气；即使有所得也是得不偿失的。

当天晚上，李宗仁和重庆副总参谋长兼军令部长白崇禧通了电话。李向白说明了他对冬季攻势命令的意见。白坚持要执行中央命令，说这是蒋委员长交待侍从室和军令部研究决定的，下达命令是蒋亲自签发的。李宗仁听后只好表示按照中央的决定办理。

李宗仁和他的参谋长等人对制定的作战计划作了一番研究和修正，决定把攻击的范围压缩在正面随县外围的一个点上，主攻力量使用一个军和直属集团军总部的炮兵营。下达命令的同时，李宗仁和孙震通了电话，并向孙表示要亲到前方督战。

随县是春秋时代随国首府，北绾中原，南依汉水，西接江汉平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据之为控制武汉的外围基地，屯驻重兵，深沟高垒，为战守之备。李宗仁对此也深为了解，所以决定“御驾亲征”。

一九四二年冬的一天，天气晴朗，我作为李宗仁的随员和他的随从副官刘永才，共乘一辆小型吉普车，轻装简从地由老河口驰往二十二集团军孙震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樊城。

途中在太平店稍事休息，天将中午时到达樊城，孙震副司令长官率所部高级官佐郊迎数里。

下午，李宗仁召集孙总部高级将领及担任主攻的曾苏元军长等人举行座谈。李作简短的讲话以后，由孙总部参谋长和四十一军的副军长报告前方敌我态势及我方军事部署情况。决定攻击的目标是随县城外西北方面的高地擂鼓墩，这是敌人控制随县一个最重要的据点。总部决定以两个团附一个炮兵营为主攻力量，一个团进行佯攻，另以一个团为预备队。

第二天早晨，李宗仁偕孙震、陈离及参谋长等人共乘三辆吉普车，一辆警卫卡车，沿襄（阳）花（园）公路向随（县）枣（阳）前方进发。沿途大都为丘陵地带，在岗峦起伏的荒烟蔓草中，不时看见野兔奔跑和听见山鸡啼叫。在唐县镇稍事休息，一直到厉山附近一个师的司令部下车，我们被安顿在离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庄里；吃住等事早已准备停当。第二天早晨，李召集前线营以上的军官开会，听取汇报和鼓舞士气。

决定发动进攻的时间是翌日早晨五点钟。这天晚上李和孙震谈话很久，从四川的军阀混战，谈到李、白统一广西，熊克武率部入桂，被李部击溃缴械的经过。李知道孙震是邓锡侯的旧部，所以在谈到邓的时候，李总是对之称道有加。夜色深了，孙站起来说：“请长官早点休息，明天拂晓以前请长官亲自下达攻击命令。”李说：“我不能越俎代庖，攻击命令还是要由部队长直接发下。”

鄂北的冬天，早晨五时还是伸手不见五指。我睡在李卧室的外间，听见李已经起床，我急忙起来，突然听到前方传来十分清晰的隆隆炮声，知道战斗已经开始了。

走到村口上，隐隐地可以听到重机枪的声音，震撼大地

的炮声越来越密集了，战斗正在向白热化发展。李宗仁房里电话铃声不断，集团军总部参谋长，随时将前方的战况向李报告。战斗非常激烈，官兵们都因为李司令长官和孙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战斗情绪非常旺盛，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始终勇往直前，没有人退下来。敌人数目虽然不多，但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坚固的工事，和精良的武器，顽强抵抗，等待城内部队的增援。

电话报告：由于敌人的火力封锁，我军的进攻受挫，每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我军没有后退，仍在坚持战斗。

电话报告：随县城内之敌，倾巢出动，增援擂鼓墩的守敌。

形势越来越紧张，擂鼓墩上硝烟弥漫，向后方运送伤兵的担架，络绎于途。指挥部里静悄悄的，人们都在注视着紧锁眉尖的李宗仁。

李宗仁拿起话筒，通讯兵同时接通了总司令部、军部、师部的电话。“命令：正面进攻的部队，打得很好，但要坚持最后最艰苦的攻击，一个人也不许后退。炮兵要以全力压住敌人的火力；预备队和山后机动佯攻的部队，要全力阻击城内增援之敌，并一举而歼灭之。关键在于坚持和争取时间。”李宗仁说完将话筒递给站在身边的孙震总司令。孙接过话筒按照李的指示简单地重复一遍，最后补充一句：“这是战斗的最高命令！”

人们围坐在一起，室内寂静下来。大家的心随着前方隆隆的炮声紧张地跳动着，李燃着一支香烟深深地吸着，他叫我守候着电话，听取前方消息。

将近九点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过后，传来报告：正面的战斗，经过几上几下地反复厮杀，我军已于八时五十分全部消灭守敌，占领了擂鼓墩阵地，我军正在搜索中。随

县城增援之敌，一部分龟缩城内，一部分被消灭于山麓。战斗已结束，我军正对敌监视中。

李宗仁舒展了严肃的面孔。孙震颇露笑容，他站起来对李宗仁说：“向长官祝贺！”

占领了擂鼓墩，随县县城城郭在望。我军沉重地打击一下敌人，消耗它的有生力量之目的已初步达到，战区的冬季攻势，至此告一段落。

在这次战斗中，敌人始终没有使用空军。看来这是我方攻其不备使其措手不及的缘故。

饭后，李宗仁用电话层层向前方作战将士表示慰问，并从集团军总部存款中，拨付若干现金，犒劳此次作战部队。

在回归的路上，我们不断地遇到向后方转运的伤兵担架。李宗仁几次下车和伤兵握手，表示慰问。途中还遇到两个担架抬的是被我军俘获的日本兵，据说一个是受伤后爬到我军阵地的；一个是在夺取阵地时被我军俘虏的。李宗仁揭开他们的蒙头盖布，看了看说：“这就是你们侵略者的下场！”

（本文系襄樊市政协文史办供稿。作者原为《陈中日报》总编辑，现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民革中央联络委员。）

四大战役总结

王鸿韶

中国抗战胜利是世界民族解放历史的必然结果。

中国抗战胜利是中国民族革命演进的必然结果。

——李宗仁

随枣会战经过

（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十七日）

一、构成随枣会战之主因

日寇本其速战速决之迷梦，自据有武汉之后，复以威迫利诱之奸谋，意欲早日摧破我国抗日主力军，以便实现其所谓“东亚新秩序”、“中日满协同体”。乃于本年春间，占据京钟之后，进兵江南，大举进犯南昌并企图略夺长沙，后因我各战区之猛烈出击，尤以江北我第五战区八十四军出击部队节节胜利。因之武汉敌感受威胁，敌遂改变其既定计划，停止江南之攻势，将华中主力集结，并由长江下游各地调集大军分向孝感、安陆、京山、钟祥一带集中，欲先将我第五战区之主力军击破后，再转移兵力于他方面。我军窥知敌之企图，亦于随枣一带集结主力，严阵以待。此会战之主因。

二、敌战之企图及兵力

华中之敌，以巩固武汉外围，占有荆襄，再图西进，摇

撼川陕。先将鄂北我主力军击破之目的，施行广大包围，及中央突破，企图歼灭我军于随枣附近地区。而我军则以粉碎敌企图，并诱敌深入于枣阳附近之盆地，举行反包围，一举而歼灭之为目的，先行消耗战，削弱敌力，再行离心转进，俾形成有利之反包围态势，四方八面夹击而歼灭之。双方兵力如下：

敌我兵力 比较表	{	敌 军	{	第三师团 第十三师团 第十六师团 酒警支队 番号未明之师团 骑兵第四旅团 炮约二百余门 飞机四十余架战车近百辆
		我 军	{	第×××集团军（计辖两军） 第×××集团军（计辖两军） 第×××军（区处兵团）

三、会战前敌我态势

自去年冬季，本年四月梢止，我左翼集团军所属之××，××，××，各军，约七师兵力，依托大洪桐柏两山系古城畈、货庄店，沿蒋家河西岸，亘高城天河之线，与敌对峙，约阅六月，除我军常以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外，彼此均无进展。其间于三月上旬，钟祥失陷后，敌以主力向江南转移，企图进攻长沙，并威胁荆沙。而我左翼集团军乘机以覃军之两师，及陈军之一部出击，占有淝河东北侧之万家店，尖顶庙、两神庙、余家店之线，积极围攻徐家店、郝家店各处敌据点，并向应山方面攻击前进。当时我汤军团所属张王两军，亦已先后到达枣阳东北地区。敌深感武汉危急，遂将南进之师，转移于安、随、京、钟一带，停止南进计划，转

向鄂北进攻，以三路一向天河口市，一向塔儿湾，一由钟祥北上，分向随枣南北地区，及沿襄河东岸并进。自四月二十九日起，即展开会战之序幕。

四、会战经过概要

• 敌攻我守时期

四月三十日以前，我覃连芳军出击部队，在万家店、新店附近，即与敌恶战数昼夜。至三十日，该军之×××，×××两师，竭力迎击，予敌重创，迄五月二日，逐次转移阵地于塔儿湾、青龙山一带，与敌剧战，歼敌两千余；是晨汤集团张雪中军，推进主力于高城、天河口市之线增防，而王仲廉军则推进至唐王店、太山庙、青茅镇附近地区，与张军协力出击。自是日起，全线展开血战，中央方面之敌，集中主力，以重点指向我塔儿湾附近，企图中央突破。我×××，×××两师，奋勇反攻剧战四昼夜，枪炮手榴弹等隆隆之声，与将士呐喊奋勇杀敌之声无时或间，尘土飞扬，烟云弥漫，日为之蔽。血肉横飞，尸积如山，战斗之烈，为以前各战役所未见。敌寇葬身于该地者数在四千以上，而我军死伤，亦三千有余。敌每次用毒瓦斯攻击，飞机轰炸，我军终以守土有责，前仆后继，屹不为动。敌复以有力一部向天河口市附近，企图包围我左翼。经我张军将士浴血抗战，歼敌二千余。三日敌复增援向天河口市突进，到达白庙附近，又经我军击破。四五两日，敌大举向天河口市方面增加，并以主力猛攻我覃军正面。我乃逐次后退，引敌至蒋家河西岸本阵地线上，候敌半渡时，予以痛击。敌屡以飞机大炮掩护渡河，均经我军猛烈击退，东岸沙洲陈尸千有余具，河中沉尸，为数亦多。敌死伤之多，损失之重，由此可概见。五日

之后，敌我苦战更烈，又经我军屡次出击，缴获武器战利品等无算，敌连用氯气弹及大量毒瓦斯、飞机助战，炮击终日不断，我军仍在原阵地坚守不动，并将渡河之敌击退。六日晨，我右翼集团军在襄河以东，京山、钟祥两正面方面，因兵力单薄，自五日起，洋梓镇，丰乐河，长寿店、沙家店、周家集，客店坡各地，相继不守。至七日敌一度窜至××岗、马家集、张家集等各地附近。而钟祥，洋梓北上之敌，已强占田家集、板凳岗，与我陈军之×××师，在田家集以北分水岭、门山附近激战。其另一股，则沿襄河东岸向北进犯中，我军因依预定计划，乃决引敌深入至枣阳附近之盆地进行反包围。即令刘和鼎军之一师，向茅畈、双河急进，准备侧击由张家集方面北窜之敌。其余控制大洪山东侧，乘机发动攻势。陈鼎勋军逐次向枣南方面地区撤回，引敌北上。八日晚钟祥方面之敌，其先期步骑炮合约三千余，已进至张家集（双沟东南附近者），黄家集方面之敌，亦已进至双河、茅茨畈以北地区。陈军则依计划，逐次撤回。李集团军指挥部为指挥策划方便起见，由枣阳向随阳店推进。同时，覃军亦令转移阵地于万福店、唐县镇、尚市店之后，趋出正面，引敌西进。以一部伏置于公路南侧环潭镇附近，协同主力军夹击西进之敌。汤集团依托桐柏山，巩固天河口市要隘，并夹击西进之敌。九日各军遵令一面引敌深入，一面与敌战斗，逐次消灭敌力，疲惫敌兵。至九日晚，由南正面向北进之敌，其大部已进入枣阳，并分数个纵队通过枣阳以西地区，向太平店，唐河县方面突进，小段骑兵团则向新野方面锐进。乃令庞军迅速转至太平店，湖阳镇一带，努力迎击。覃军之主力转移至平氏、祁仪镇，钱家岗一带堵击。至唐河县方面，则由孙连仲所部，张×棠师奋勇还击。新野方面，则